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建炎進退志卷三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儻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哀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旣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一 邵武徐氏刊

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  
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  
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  
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  
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勗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  
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  
名而無其實旣無孳生馬益消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  
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  
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於賊者萬有  
餘匹今行在騎兵旣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旣無獨陝西  
京東西諸路尙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  
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  
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旣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  
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  
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  
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  
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  
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

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  
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  
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  
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  
不可得況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論以德意必有樂輸從  
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全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  
騷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敘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令諸  
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三 邵武徐氏刊

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  
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  
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  
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  
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  
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  
常平司錢不足卽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  
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  
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

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遼鄴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征措置遼鄴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較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卽時給還價直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建炎進退志

卷二

四 邵武徐氏刊

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之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旣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建炎進退志

卷三

五 邵武徐氏刊

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大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一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

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軍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閒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卽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可

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常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



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  
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  
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  
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  
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  
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  
三日不簡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  
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  
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余  
建炎進退志

卷三

八 邵武徐氏刊

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  
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  
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  
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  
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  
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  
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中朝廷給  
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  
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

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  
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  
以製爲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  
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  
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  
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  
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  
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  
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  
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  
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  
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  
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  
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  
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績加之乃爲有用苟委之自然不復  
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潛渡如枕席之上況江淮哉嘉祐  
中范仲淹請於河陽土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  
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

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博況勝之哉爲今日計莫若於汾河汾江汾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習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

建炎進退志

卷三

十邵武徐氏列

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衲襖闕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

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  
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  
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  
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  
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  
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  
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  
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致  
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雋皆借官爲三聖通問使齎表及  
建炎進退志

卷二

十一 邵武徐氏刊

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纂  
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言  
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  
艱危之急三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  
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  
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  
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  
意感激人心轉危爲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之  
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初不可以常理論又曰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  
余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  
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  
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  
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  
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  
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  
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  
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三 邵武徐氏刊

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  
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  
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  
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  
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  
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  
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卽  
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  
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

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材略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都建炎進退志

卷二

三 邵武徐氏列

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簡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卽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

卒伍當濶略之以責後效瓊尙反側至是余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執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齎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眞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羣言紛至爲小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旣

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可舉可建炎進退志

卷三

圭邵武徐氏刊



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  
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  
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  
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  
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  
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  
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  
廷自決水以浚浸京城西北瀾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  
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亦不  
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  
艾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  
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  
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  
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  
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減罷大半  
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  
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  
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

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  
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  
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  
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  
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  
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鞭峭皆遠貶其實  
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  
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  
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七邵武徐氏刊

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  
張邦昌按據甚明士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  
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衆頗爲之解救上曰  
齊愈姦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  
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勝其罪於通衢又進  
呈御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  
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  
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  
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鞫治承華夫人李

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歎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憤嫉建炎進退志

卷三

大邵武徐氏刊

始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果行

建炎進退志

建炎進退志

建炎進退志卷四

朱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榦小勿校刊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滅矣余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一 邵武徐氏刊

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倘偷取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倘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蠶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三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二邵武徐氏別

遭救援暨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卽還汴都策  
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  
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  
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余曰今乘舟順流而適  
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  
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  
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  
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旣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  
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三邵武徐氏刊

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  
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  
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  
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  
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儔幹  
辦角遞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  
日啟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  
傳于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洵洵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  
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矣自天下

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  
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  
吾可貪冒寵祿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  
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  
馬祇令每州買馬百匹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  
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  
百匹卽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卻反成騷擾及又批出募兵  
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  
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四 邵武徐氏刊

之改刺因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擢已  
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圍  
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  
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責降宮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  
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  
散官安置已爲輕典倘猶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  
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  
吳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  
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修城及繕治宮室朝

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修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祇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修城等騷擾余奏上曰創修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置塼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解宇一切拆舊修葺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費用省而騷擾之患自息乃命尙書省劄建炎進退志

卷四

五 邵武徐氏刊

下旣而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於余爲姻家故密啟之以爲譖愬之端也旣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寧府奏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宮觀大優將上取旨生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出者頗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



臣夙夜黽勉雖久患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篤鈍以  
報稱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  
一按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  
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必陰有  
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  
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爲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勢  
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  
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  
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六邵武徐氏刊

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  
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  
也夫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願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  
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余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遷  
余銀青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  
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  
所而罷傅亮余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策中  
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

北京候措置就緒卽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  
兵民復懷篤濬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眞  
定既有期矣所尙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  
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  
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  
河北盜賊白晝殺人若不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張慤  
久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慤以余嘗沮其執政故附潛善  
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余奏

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尙

建炎進退志

卷四

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  
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  
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  
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  
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  
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  
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  
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舊一置司北京就緒  
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

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尙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京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過尙書省余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尙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懋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尙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建炎進退志

卷四

八邵武徐氏刊

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爲金人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車之轍耶伯彥懋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尙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

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逞卽爲傅亮之事初王瓌傅亮  
既受命爲經制使副卽具畫冊中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  
爲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連接如河中府解州亦爲所據  
與陝府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  
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  
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招募陝西正兵弓箭手  
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  
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  
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瓌亮欲厚資給以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九 邵武徐氏刊

募之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  
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以渡河卽  
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汾河一帶據險以扼其  
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  
川綱之在陝西者使招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  
力應副瓌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  
制卽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  
卽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  
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

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毆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畧之古者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建炎進退志

卷四

十一 邵武徐氏刊

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啟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建炎進退志

卷四

十一 邵武徐氏刊

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卽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卽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

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  
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  
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  
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  
下致察於此倘容臣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  
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  
豈難得余奏曰臣嘗與亮款語觀其謀畧智勇真可以爲  
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  
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三都武徐氏刊

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以御批納上前曰聖  
意必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  
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  
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旣退  
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  
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  
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  
小何須便爲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  
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三 邵武徐氏刊

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乎  
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意仰荷瞻知初無左右先容  
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  
乃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  
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  
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其媚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  
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旣已相而猶沮抑  
不已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羣枉  
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



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  
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方朝廷承平無事  
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  
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大臣自度不能  
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  
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  
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  
而去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  
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南邵武徐氏刊

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  
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於  
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  
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  
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余曰公決於進退之義得矣顧讒  
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  
所卹也畏患禍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  
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寮爲報私怨納御批除目爲慢君命不責彥國爲黨庇姻戚爭議傅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余具表劄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尙未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閣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卽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開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壹部武徐氏刊

言余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遺第逐賊陰與之通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讒謗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處江湖之善地豈可得也聞命卽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上盜賊紛擾權寓居于屬邑之崇陽僧舍中暇日閱建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纜七十有五日竟以讒罷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丘山尙竊廩祿飽食而逸居慙赧深矣然余旣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傅亮辭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

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因取進退之大槩次第而總敘之與夫制誥詔命書疏表劄編纂附著合爲十卷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敘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六 邵武徐氏刊

日具位李綱敘

建炎進退志自序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敘

建炎進退志卷四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敘

序

臣綱伏被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  
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  
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  
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  
之五日卽布大號考爰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  
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  
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  
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  
建炎時政記

序

一邵武徐氏刊

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自去  
魏闕七更歲華薦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  
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臣  
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  
病交攻心志不安動輒廢失屢遭賊盜文籍散亡極意追  
思會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勅則銘  
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其所得聖語所  
行政事賞罰黜陟之大略著於篇至於日辰有不能省記  
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

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綱味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

序

一邵武徐氏刊



入與無升對鼎輝輝之至出聯相共應首應首輪氣  
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干冒

建炎時政記卷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一日止十二日

宋高宗皇帝御製

宋邵武李綱

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榘小勿校刊

六月初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臣當晚赴內閣起居敘致謝恩詔力具奏陳材能淺薄不敢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可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那昌爲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爲金人之所不喜宜建炎時政記

卷上

一邵武徐氏列

置之閑地不當爲相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自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嘗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

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  
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縣力薄材實不足  
以勝重任固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  
赴都堂治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  
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聚於都堂奏事訖臣留身再  
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  
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  
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嘗慕其爲  
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倘蒙睿斷施行  
建炎時政記

卷上

一邵武徐氏刊

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  
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  
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  
修士氣振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  
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爲巡幸之計  
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  
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  
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

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  
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  
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  
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  
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  
命大略謂國定更大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  
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  
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  
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  
建炎時政記

卷上

三邵武徐氏刊

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  
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  
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  
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  
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略謂士新卽大位  
宜益修德以感天人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  
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  
五劄子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  
知大宗正事仲宗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



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仍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寧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儻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請宗廟委建炎時政記

卷上

四 邵武徐氏刊

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赦惡逆已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嘗輒以管見十事仰願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五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

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三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日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迨

建炎時政記

卷上

五 邵武徐氏刊

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入臣無將將則必誅况邦昌已僭竊之罪宜何如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眞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士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

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

建炎時政記

卷上

六郡武徐氏刊

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必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僞命臣僚劄子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尙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然罕有能使義死節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

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  
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  
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升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  
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  
室戚里令居民保結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  
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  
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  
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  
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速疾取勘候  
建炎時政記

卷上

七都武徐氏刊

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康殿學士  
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  
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  
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  
命矣臣拜謝曰陛下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  
臣雖愚陋敢不黽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  
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使與施  
行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  
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

行錢伯言除開府尹孫綏除應天尹權伯彥差知東平府  
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懋差知荆南府王  
以寧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  
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  
郡靖康末所失者眞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  
今皆爲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  
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  
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  
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  
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倘捨此而不爲則  
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  
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  
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  
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子寮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  
敖守襄陽府趙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  
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寮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  
秘閣叔敖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  
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授中大夫

建炎時政記

卷上

八 郡武徐氏刊

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賁授中大夫秘書  
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遲迨不  
進故也六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土  
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洪  
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  
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  
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  
款師待以不疑墮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  
之行聖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  
建炎時政記卷上  
九邵武徐氏刊  
驅逼禍故之臻千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於朕心念父兄  
憂辱於虜延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  
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其濟於艱難以致  
安於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  
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  
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  
爲盜因問虜掠殘破都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  
自新賊吏爲姦乘時培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  
治實於典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遂當悉召

還今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  
又竄黜奸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序天下之士大  
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與淪於  
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旣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  
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傅墨卿除禮部  
尙書郭三益除刑部尙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楸除禮  
部侍郎董耘除兵部侍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  
珪除中書舍人曾開復待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宰  
建炎時政記

卷上

十邵武徐氏刊

丙除左司員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  
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  
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  
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  
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  
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僞命故也六月八日丙  
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  
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  
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姦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

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濶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漣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季質罷太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宮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郎官余應求除考功郎官陶愷除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庠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陳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建炎時政記

卷上

二 邵武徐氏刊

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沖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勸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諡劉韜能死節不爲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吳玠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乎指揮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虔



奉尚慮流俗玩習將爲虛文顧避懷姦推行滅裂或因事  
剝下背分自營肆爲搔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  
犯人重寘典憲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  
府兼西道都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涂司農少卿吳給  
除左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  
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謝貺除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  
荆湖北路提刑並填見闕

建炎時政記

卷上

十一 邵武徐氏刊

降臨其禮對其與具闕

以帝制京東既罷其既施類制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  
趙空所願有趙空海濱罷歸中興來制河東東路提刑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涂司農少卿吳給  
以兼西道都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  
以人重寘典憲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  
府兼西道都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  
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涂司農少卿吳給  
以帝制京東既罷其既施類制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

建炎時政記卷中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榘小勿校刊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於邦以圖天下之逸儉於家以資天下之豐懷乎資荷之艱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貺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火見協長夏懋育之辰玉裕淵清稟璿源英秀之氣實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育之慈以係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一邵武徐氏刊

四海愛戴之望循考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難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鬪殺並爲已殺人者並子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賊不赦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減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入朝廷累降指揮檢舉敘復至今經隔年月尙未結絕宜

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諡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  
元初指揮其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  
亦令吏部刑部條具申尙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事後  
來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令不從所乞內有身亡之人  
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會  
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  
士庶投獻章疏見委官看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看詳  
官先次保明申尙書省當議旌擢以爲激勸勸會科舉之  
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之士何由而出可講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一邵武徐氏刊

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爲近政仍令禮部疾速條書  
聞奏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  
已逼近難以遽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材武  
人并錫慶院材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趁試不及之人竊慮  
遺材仰經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特與別行收試具合  
格姓名申尙書省取旨推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廢  
之人並特與原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材選  
用應諸路有材勇謀略之人衆所推伏或曾經戰陣得功  
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解發赴行在御營使司當

議量材錄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詣實保明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遣回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縣元發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特與推恩應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次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赦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收管仍給沿路口券兵因沿路失於譏察致散漫劫掠良民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三邵武徐氏刊

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犯罪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文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有失業逃避人往往被官兵人等不爲辨驗復爲驅領隨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因京城失守死節守禦戰歿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壁統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逗遛行遣致死事之家不卽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勘會近建炎時政記

卷中

四邵武徐氏刊

降赦恩軍人丁夫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人已立限首身尙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令赦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依已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踰城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尙恐懼罪未敢出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給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尙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收管人數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出戰自效者限赦書到一月日內經

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獎擢應緣金人并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令赦到半月內許歸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詣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臣昨已降指揮立限赴部公參違限不赴者並特勒停如有似此未曾公參之人特與免罪可再限一月參部依法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歿於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建炎時政記

卷中

五 邵武徐氏刑

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軍興遺棄器甲頭刃之類并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阡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口外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揀編排聚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後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依格書填告命給還尙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限外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徑詣尙書省陳訴如有照據文字當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六部試餘氏列

議依格書填給降勸會昨緣金人又寇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搔擾陪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費之數聞奏議特與給降度牒勸會近降敕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卽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卻有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逐州幹辦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寄寓他郡闕人收管馴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支賜銀絹

五十疇兩其幹辦官回日陞擢應百姓昨緣投充敢勇效  
用因出戰陷歿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  
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切存恤無  
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盜賊燒劫屋業  
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內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  
小兒貧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分法給賑  
施行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房廊  
寺觀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葺往別州縣計直竹木之  
類者於所屬給據經由去處與免抽稅仍不許官司拘截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七部武徐氏刊

使用如違許人戶越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口開封府  
差提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內有婦人多被使臣火下  
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往養取之  
人事同強掠河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經官  
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隣人  
并地分巡察使臣之火下不覺舉滅犯人罪三等不知情  
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密行覓舉滅犯人罪察應  
逃亡罪人見今監錮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兇惡不  
原赦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犯罪合備償并先以官錢



代充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備償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均攤填納者並時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等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又過往客旅僧道等爲害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應陂湖塘灤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額後因官司措置勅立課利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罷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見係豪強占據仰所屬州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京師物價未平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八 邵武徐氏刊

下仰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具令用數申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令入戶輸納租課實爲騷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詣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妄有騷擾應諸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訴許合依條承襲近降敕文神霄宮罷舍屋雜物錢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尙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洲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

建者令本州開具申尙書省刱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卽行改正若是剏塑卽赴迎慶觀勘會令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照令轉運司拘收應付省計及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蹟如泗洲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額封椿錢物又收租錢廢監省廢錢死馬肉贓錢不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九部武徐氏刊

指揮不以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戶令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敘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往往推沮不爲施行致使士民往回道路良爲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爲虛文致民戶陳訴當議重寘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

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  
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龍  
飛協時體黃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  
布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  
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座  
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  
是得旨該載故於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師指揮爲詳是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關學士差知京兆府  
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一等差知奉州趙明誠發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十 邵風徐氏刊

來赴行在鄭驥除直秘閣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內降勅  
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  
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五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  
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  
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  
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載日俟治康而期歲之間戎馬  
再侵墮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陸危旣盡取玉  
帛女子公私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剽遷二聖中宮泊皇族  
尊幼中外媯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見朕以介弟受命

總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  
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  
臣來自朔部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  
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  
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  
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  
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  
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  
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帥以爲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十一 邵武徐氏刊

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  
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勳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  
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財貨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別  
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  
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  
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臆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  
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  
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

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叁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殘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尙書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十一 鄒武徐氏判

張慤到行在令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章疏論受僞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泔河置巡察使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進呈臣寮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爲宣撫副使逃入川陝錢蓋爲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亢總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彥質責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

管海外州軍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謀變知軍李定通判韓疇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爲非是臣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以臣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府尹王襄罷大名尹徐處仁薨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克除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錢蓋復官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征措置湟鄯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在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略謂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三 邵武徐氏刊

人至崇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  
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  
亡者又不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  
四方爲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  
人爲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  
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  
之新其軍號勸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  
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  
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卣邵武徐氏刊

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  
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  
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  
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  
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馬畜爲之一空後破都城首下令  
括馬而京師之馬入於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不多  
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尙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只以善價  
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  
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

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略謂國家  
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州郡以調發勤王之  
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  
副殘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  
不可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  
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  
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  
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產  
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五都賦徐氏刊

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  
上得旨於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  
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自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  
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  
武武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五千五百  
入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  
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卽自朝廷應副內京東西委兩路  
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每募及一軍  
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



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爲三等格尺以定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馬分爲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卽時給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詔降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大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指揮專充募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騷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並保明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六 邵武徐氏刊

推賞六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略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大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

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束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七邵武徐氏刊

監總管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數每縣置

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  
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通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  
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  
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  
勅榜揭於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溫州觀  
察司樞密都承旨王瓌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  
傅亮除河東路經置副使皆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六 邵武徐氏刊

浚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  
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殺山東  
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僉議於  
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  
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在不二百里間有  
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  
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羣盜恐懼聽命有旨召王淵  
等到都城戒勵令各占地方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卽位  
方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衄誤事

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第進秩於是湖北羣盜閭瑾黨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九 邵武徐氏刊

建炎時政記卷下

起建炎元年七月一日止八月十八日

宋邵武李

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

榦小勿校刊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墮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

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一邵武徐氏刊

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懋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綯除給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雱借太常少卿奉使三虜酋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表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啟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

歡永亨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朝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誓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曰臣某言戎馬薦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慈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一 邵武徐氏刊

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於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埤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敢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帥徒莫陪羈勒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尙冀敵人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

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米綱以三分之一留  
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  
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  
堯陳求道修治決水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  
已卸空綱自京師船載六曹案卷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  
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承平之時雖無  
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  
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  
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度廣非加裁節則何以爲經久之制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三邵武徐氏別

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有旨省臺  
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  
掾依舊改爲推官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  
市舶司并歸轉運司以司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公  
事曹掾官依舊爲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錄  
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置  
罷吏員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陳  
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賫帶貼職及待制  
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

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登彥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絹背心宣示泣論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齋來苦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眞來救父母羣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爲衛於太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路

建炎時政記

卷下

四 邵武徐氏刊



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  
通衢七月某日王夔傅亮上殿而數賜瓔器甲戰袍束帶  
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置司晝一陳乞降指揮陝西路  
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弟中  
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兵萬人通成三萬就陝府置司  
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  
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月某  
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守司鞠治華國靖恭夫人李  
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  
爲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  
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  
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  
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用乘  
輿服御及陳氏事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  
人可以見其情狀有旨李氏決脊降配禁營務下民爲妻  
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郡修  
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草增添弓手團結民  
社措置郵傳緝捕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係急

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施行  
次第申尙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以聞  
常切準備朝廷遣使按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  
兩路以爲籓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刑  
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  
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當與  
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  
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  
建炎時政記

卷下

六 邵武徐氏別

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  
七月十五日內降手詔朕維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又  
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  
來圖慮弗臧禍生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  
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變輿六宮宗室戚屬悉  
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  
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欵宗  
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文  
母兄弟宗族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

宣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兵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  
來入寇朕將親督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  
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  
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兩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  
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  
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  
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  
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七月十六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改稱隆祐太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七 鄧武徐氏列

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迎奉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  
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  
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  
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  
襄鄧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  
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  
天設以待臨幸願爲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  
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

官府朝廷降鹽錢鈔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運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陝以入南陽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侍郎黃潛厚爲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袞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治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椿辦糧草發運使李祐爲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據合用人數

建炎時政記

卷下

八 鄧武徐氏刊

就太廟親事官臺掇令殿前司差撥禁兵三百人防護仍專委內侍官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尙書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內降御札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行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馬每州可祇合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財助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騷擾故也七月某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爲係淵聖皇帝已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黃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浙路提刑黃惇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東路轉運使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誠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下幸甚臣又於七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董耘除兵部尙書晁說之除待制兼侍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九邵武徐氏刊

讀七月二十七日內降手詔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糜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勉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遑啟處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三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三聖播遷宗社幾至於顛覆而仗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寡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攘戎狄以奉迎鑾輿

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爲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爲辭訟檄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遂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恥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能遽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尙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建炎時政記

卷下

十都試徐氏判

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一日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鞫治陳冲余大均洪芻玉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八月二十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略謂生於陸

者安於陸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泅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泅河泅淮泅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習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維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龍建炎時政記

卷下

十一 邵武徐氏刊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尙書左僕射並開下侍郎除黃潛善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使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百晝殺人若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尙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

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賊今京東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籟守兵其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許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三 邵武徐氏刊



一指揮且以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黃潛善謂逗  
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啟行纔方數  
日猶尙在京師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未見機會可乘  
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續用弗成朝  
廷自有典憲議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御批傅亮兵少  
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五日臣以疾  
不任事上表劄乞罷尙書左僕射除在外宮觀差遣八月  
十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劄八月  
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三表劄八月  
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當日罷任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三都武徐氏刊

不日事上表劄乞罷尙書左僕射除在外宮觀差遣八月  
十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劄八月  
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三表劄八月  
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當日罷任

